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絶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黄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

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黃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瓊爲太尉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

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挫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
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
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
門不顧

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
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

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魏明帝諱叡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

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俱勝俱有規諷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幼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

詎宜以子戲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六七歲時、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常從帝觀豕牢、言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乎、帝嘉之、卽烹豕、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胤而異焉每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總見胤即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

謝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

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表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火光為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為聖小兒焉、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父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特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頹然獨坐季父暐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爲愔別葺一室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

對曰無勲於國叨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嚴挺之子武年八歲時問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省母何也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携席數宵懷汝後即相棄矣語罷悽然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寢武持鐵鎚往擊其首挺之歸左右託言小郎君戲運鐵鎚致此挺之即呼武曰汝是何等戲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笑曰眞嚴挺之兒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貢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illegible]擬以勸之

○二貌子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嵇紹不如父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有儁爽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叔寶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濟不如甥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晉形容叔父

為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侁娶長妻侁生勳長八尺三寸

周勰生而欽頗折頞醜狀駭人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三官子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愷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伊陟無聞祖君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卓吾曰兒異日爲官者必然幼而聰慧兒異日致

富貴者必定有致富貴之容故爲人父者無不欲其子之慧而貌美也而道學尤甚然道學多諱言官諱言異日致富貴唯曰予願我家千金終爲至聖大賢耳

初潭集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孔門之孝主意要闡

金日磾二子武帝愛之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

兒、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以其言更爲之慟

○郗嘉賓以父愔忠於晉室將亡出一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致傷惙我亡若大損眠食則呈此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遂不復哭

○愔眞忠超眞孝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

作羊秉叙絶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肖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絶聖世帝嗟慨久之

○崔瞻才學風流侍中李神儁語邢劭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二泛子

○元帝生皇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柈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李生曰此答不是因代武陵答一轉語云陛下愛其骨肉臣敢惜其羽毛

元凶簒立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爲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

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謝宣城於會公坐戲調其舅袁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謝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三俗父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寳晝夜不懈而兒遂
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孝標曰文王期盡聖
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若請禱
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
明之智哉

阮太俗物劉太道理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
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爲人

作笑如此何如

亦俗亦不俗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初潭集卷之九

兄弟上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内卽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爲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

守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
脉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君侯將相理國治兵要不出此矣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
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
人衣

○此非癡也乃所志也彼蓋真知孔聖人留此一鉢
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束修羊獨
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兼善天下豈爲

癡哉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多徒弟快哉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以弟禮為

御史中丞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昔者祁奚内舉不失其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親親之義也荀爽一名諝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

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也何所復難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

茂皆總角見稱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方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官至左僕射陔嘗目王裴曰戎尚約楷淸通亦知人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從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焉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

朝服其心量、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啖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窗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往、

○視計校責錢者爲何如世間故自有一種貪夫也然終勝口談仁義而心與嶠一般者

○辛長和父縣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俊太尉曰誠
不如卿落落穆穆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
是親兄弟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洛中錚錚
馮惠卿名蓀是播子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
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庾子躬子嵩之兄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

王大子躬有痼疾而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曰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庾長仁初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困出下策五

王修字敬仁長史王濛子修明秀有美稱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子猷子敬共賞高士傳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各人賞各人亦好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各人憂各人最是

子敬兄弟平日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得坐旣

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兄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同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常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遂十餘日乃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父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王大為吏部郎當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如此還郎千載一見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悅通朗誕放故也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

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桓南郡小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鵞共鬬南郡鵞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鵞欄間取諸兄弟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恠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恠當是南郡戲耳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欲

卅

令止奕含琛曰昔諸葛兄弟各事一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勤辭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麗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也

崔氏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眞可爲仕族法題其居曰德星堂京兆人又即其里爲德星社

何以孝友云官高自有聲

劉許與從兄歆各假高操族祖孝標曰許超超越俗

如半天朱霞歎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

稷寒年之纖纊

劉祭酒弟瑾方執正直祭酒嘗夜呼瑾欲與共語瑾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瑾曰向束帶未竟

好腐物可講道學

郝子廉過娣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錢井中

唯敢名甚是故腐甚

高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又謂澳曰高公甚欲與汝一面一面即爲御史矣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也

此眞道學可敬也莫說他腐好

劉凝之志安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饑者悉分與之（鄴道元水經註曰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章輿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綵勒與之輿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可敬此道學真可敬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藥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每遶樹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也其父祝之曰若當復是至願旐乃解及還父夢之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但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言飲食所

須託之以蒙舍遂絶塵人事躬親視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與尚書郎兄寶鑒弟贊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說甚金友玉昆只是五龍一門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兄弟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琚光祿卿瑶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又謂何氏三高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

良就見之豎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
酒杯徐景山酒鎗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
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掛冠人世棲心塵
表爲下品中品唯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訏覽其
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
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孝素車
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歆訏果卒乃益二傳及
孝緒亡訏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與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受致糠覈乃受

初潭集卷之十

○兄弟下

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旦代某之身史冊祝以告歸而納冊祝於金縢之匱中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

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冊祝之詞壇墠之設珪璧之秉金匱之納何爲者哉嗟日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揚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爲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乎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斷案也不仁不智從公擇其一者可矣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

其奚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譖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求生不可壽見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殺之壽已殺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以朔爲太子

○卓吾曰伋與壽所謂視死如歸以死爲榮者耶伋壽皆宣公子而壽又朔同母子若說父母種性不

應產此聖兄聖弟明矣人固不係於種類哉雖惡種其能移此二子至孝至友之眞性哉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戚前跪白母顧其妻叱而遣之

克好名妻愚却擅著伊欛柄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乎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乃告其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

共割財産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以此皆稱二弟克讓遂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付二弟於是郡中人士復翕然稱之

亦假得便宜若能終身不訴不泣則雖假猶眞也

田煇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煇符之有淩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子等寄

共穿穴奪煇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鄉曾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實避兄耳何意乃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戚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緌還鄉薦祖叔都沃酹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八州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illegible]字得大便宜了左右假作醫藥愈可矣

杜[illegible]成[illegible]墓初聽杜林持喪歸旋復悔令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仰而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遂自亡去

杜林常有、楊賢難求、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又曰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靖字叔慈隱身修學動止合禮或問汝南許章荀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文帝聞之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會字士季繇少子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異之司馬昭征諸葛誕會謀居多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私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反誅死死時年四十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卞后第二子剛勇而黄鬚北討

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出太祖聞而歎曰我黃鬚兒可用也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任城弗悟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遂卒

好箇兒眞好箇兒兄弟猶然何况他人其後曹丕子孫盡爲司馬屠戮天之報施不爽矣

○魏文帝既害任城復恨東阿不已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東阿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覽此詩雖鐵爲肝鐵索爲腸亦軟矣

許虔字子政虔弟邵字子將邵聲未發時時人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邵曰謂不如之邵山峙淵停行應規表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悶擢郭子瑜於小吏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

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遂單馬而歸

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謝甄之鑒也甄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

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眞自知之明知兄之明也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遜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謝萬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乃與俱行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謝公審其必敗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敗軍中因欲除之乃云當爲隱士故

可以見謝公矣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

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業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何驃騎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準字幼道廬江人充第五弟也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

宰相弟正好如此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亦可想見其人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治恚之曰斯人乃婦人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

好自愛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許珣魏中領軍許允元孫也

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喪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

子敬疾屬纊子猷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有一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平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困當終君侯筭亦應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聞子敬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

8觀此說則生者命長死者可代而子猷無可代之年足以卒不得代耳然兄弟相知之痛如何可忍也卒以撫心慟哭背潰瘡裂而遂俱死傷哉初何嘗有冊文金縢傚出許多勞攘來耶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丹陽郡後遭母艱朝夕臨哭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後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附子即隱之後為廣州刺史自酌貪泉而飲之因以賦詩是也

王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世將王廙親兄弟也彬爽氣出儕類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彬曰向哭周

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彬曰伯仁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得免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

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
沈舍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
○嗟嗟乎安得世儒而投之
薛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
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
鴻弟而語之曰爾為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
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

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眾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阿豺有子二十人恐其遘害自相屠戮故因有疾召母弟語之以箭爲喻最親切

范甑字穉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甑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鈕滔母與翁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戒我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衛懿之于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囿匹於靈囿沃沚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以興殷紂以滅蓋置之失所矣如其無失奚難何施

○○○

張融仲兄緒亡融賫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爲外任彥玄弟鄺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